

走出文革連載21

走出文革

晚風輕輕吹過樹林

(接上一期)

在革命的激流中，女性對革命有着天生的認同和忠誠。盧森堡說：“當大街上只剩下最後一個革命者，這個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和我相約的團支書記便是一個出身于革命家庭，對革命充滿激情的女子。

六十年代初出了兩本對青年學生影響很大的小說：《軍隊的女兒》和《歐陽海之歌》，一時洛陽紙貴，很難買到或借到。而她及時地將書送到我的手上，並說評論《歐陽海之歌》的文章中的一句話“響鼓要用重錘敲”對她很有啟發。言下之意是應當對我從嚴要求。

我却因此而將她視作“軍隊的女兒”化身，一步一步地向革命靠攏，也一步一步地向她靠攏了。

革命可以蕩滌一切污泥濁水，却驅趕不了少年維特之煩惱。我喜歡到三院的教室自修，那是無線電系九字班學生的自修教室，一個美麗的身影吸引着我的脚步和視線，令我惆悵。軍隊的女兒熱情似火，讓我擺脫了那個沒有革命外衣包裝的煩惱。

自有革命這件事以來，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是革命的女子偏要喜歡不革命的男子。所以，青年意大利黨人瓊瑪愛上了公子哥兒亞瑟，共產黨人瞿霞愛上了輕狂頑童立青，軍隊的女兒則垂愛于我這個文弱書生。她對我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像瞿霞當了立青的啟蒙老師一樣向我灌輸着馬列主義和革命的大道理。

然而，在河邊的長椅上，無產階級的革命激情抵擋不住微風的吹拂，化作小資產階級的脉脉温情。

奧斯卡大片《兩人》中，一個妙齡女子在電梯裏親吻了雷蒙，然後問他有什麼感覺，雷蒙答復說“濕的”。我那冒冒失失、慌慌張張，顯然屬於初級階段的輕輕一觸，留在記憶中的感覺却是“幹的”。

從此，天不再是眯縫眼楊立青眼中那藍藍的一條綫，它豁然開朗，美麗得像夢幻一樣。但美麗的日子既容易過也容易忘，再也無從追尋。在記憶的碎片中，有莫斯科餐廳裏高高的靠背椅，讓我驚奇和生畏的將軍府，以及餐桌上她父親愛吃的一碟苦瓜……

歲月流逝，無論你經歷了多少滄海桑田，那些溫馨的碎片連同那火熱的歲月會永遠留在記憶的某個角落，伴隨你走過一生。

《魂斷藍橋》之所以能蕩氣回腸，催人淚下，是因為愛情遭遇了戰爭。沒有戰爭，瑪拉不會淪為妓女，羅伊不會死後復生，純潔美麗的瑪拉也無須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樣將生命交付給滾滾車輪。

當綠色的愛情遭遇紅色的革命時，如同在調色板上可用三原色調制成各種顏色一樣，大革命時代的愛情故事也同樣有了斑斕的色彩和魂斷的結局。在調色板上的色彩變化過程中，我們對革命的追求被塗改成對革命的背叛，東西向小河旁萌生的綠色愛情成了校園裏千百張大字報、漫畫和對聯的大好題材，最終被紅色的革命埋葬在一條南北向的小河邊。

命運的選擇自有它奇妙的眼光，這埋葬愛情的小河邊雜草叢生，全無那條東西向小河的浪漫氣息。淺淺的流水將校園分割成東西兩區，成爲一條界河，預示着我和她之間將因革命的深入而劃下一條無形的鴻溝。

在漆黑的夜幕掩護下，已被大字報鞭撻得遍體鱗傷的我在河邊

和她見了霸王別姬開演前的最後一面。就像遍體鱗傷的瞿霞因羞見立青而驚恐萬狀，她也因羞見遍體鱗傷的我而惶恐不安。而我顯然要比立青聰明，立即明白了我們的初級階段戀情已躍過高級階段，直接進入了最後階段。

幾天後，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軍隊的女兒不得不聽命于兩位將軍，工作組副組長周赤萍和她的父親，向我這個“修正主義苗子兼反革命分子”宣布“各走各的路”（唉，當初我們在二校門附近的長椅上輕輕一觸便是兵分兩路，各走各的路的）。她被迫在批判大會上發言揭發我，但當我們的視線偶爾相遇時，我能看出她眼中的迷惘。一場疾風暴雨式的革命埋葬了由温情脉脉式的革命培育起來的愛

情，我們都仿佛是活在一個虛幻的噩夢中，沒有怨恨，祇有迷惘。工作組撤走後，我頭上的反革命帽子不翼而飛。噩夢醒後，她來找我，但我年少氣盛，對她父親勸說她和我劃清界綫一事耿耿于懷。我沿用文革時流行的做法，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要求她的父親向我賠禮道歉。

這當然使她很爲難。過了幾個月，1967年盛夏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她的一個電話。她的父親已經調往廣州軍區工作，她在電話中告訴我廣州軍區有一架運輸機要從北京回廣州，她們全家都會搭機去廣州看望父親。她問我是否願意一同去，說可以借此機會消除我和她父親間的誤解。我很高興，便同意了。

不料幾天後她從北京軍用機場打來電話，告訴我運輸機上座位不夠，我不能去了。我當然不信，誤以爲是她父母不讓我去，自尊心慘遭沉重打擊。

我沉默不語，內心希望她能顧及我的感受而留在北京。

但她並沒有留下來。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那顆遭受革命群眾的鞭撻後變得異常狹小敏感的心讓我做出了一個極爲衝動的決定，我不能坐飛機去廣州，我也要坐火車去，我不僅自己去，還要帶一個女孩子和我一起去！

吳三桂衝冠一怒爲紅顏的矛頭所向是北京城裏的劉宗敏將軍，而我衝冠一怒的目標却顯然被擴大化了，除了廣州城裏的將軍，我似乎更遷怒于紅顏。但我後來和吳三桂有一個相似的結局：在他帶領清兵入關和我帶女孩子南行後，局勢的發展都不再以我們的主觀願望爲轉移了。對吳三桂而言，他迎來了一個新的主子和王朝；對我而言，那將是一場新的戀愛的開始。

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騎了兩個小時自行車從清華趕到火車站，買了兩張第二天去廣州的車票。在回清華的路上，頭腦被風一吹，問題來了：偌大清華，上哪兒去找一個女孩子和我同行呢？

雖然我從四歲起便有了性的朦朧覺醒，但直到二十歲時還僅限于心理活動，並無現行案例。我的女友是當時唯一和我有交往的女孩子。眼中美人雖不少，但連名字都不知道，幾乎人人皆知的清華皇後我都是很多年後才聽說的。還有，文革伊始我即被批倒批臭，半年前又因爲炮打康生犯下滔天大罪，真不知道哪個女孩子有膽量敢單獨和我一同去廣州。

張愛玲說：“于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于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原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

回到清華時已是華燈初上，正是吃晚飯的時候，我徑直騎車到了食堂。當我走進飯廳時，第一眼便看到數力系一年級的女生陳育延正和幾個學生在一起吃飯談笑。

難以做出其他解釋，唯一的可能是命運之神喜歡在這種關鍵時刻顯示它的存在和無所不能，讓我在清華園裏千百個女生中，在時間的無涯的荒原裏，不早不晚，剛巧趕上了陳育延在飯廳。

這陳育延是清華園裏紅極一時的革命小將，大名鼎鼎。我知道她和我的女友一樣，也是高幹子弟，但我和她從無來往。說起來，我對她唯一的印象是文革初發生的一件事。

有一次我被學生揪出去帶高帽子批鬥，她從人群中擠到我的面前。因爲我不老實，故意弄壞三頂戴在我頭上的紙帽子，數力系的一個學生將一個裝了墨汁的痰盂扣在我的頭上。我從頭到腳都被潑上了墨汁，真正成了一個“黑人”。我悲憤莫名，但就在此時我看到陳育延的眼中充滿了同情，使我心中生出很大的安慰。（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21

南京·東京(十九)



本報特約作家 鄧雷

不忘初心攀高峰

18. 不忘初心攀高峰

劉洪友來日本的目的是學習書法，這是他的初心。這一點他一直没有忘記，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沒有改變初衷的打算。他一邊教學，提高學生的書法水平；一邊鑽研，提高自己的書寫技藝；他博采衆家之長，逐漸形成了自己卓爾不群的風格，從而成爲中日書法界的翹楚，逐步確立了自己在中日書法界的地位。

2017年10月18日，劉洪友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不忘初心·劉洪友書法藝術展”，這是他書法功

成名就的一次重要個展。

展覽的第一部分以各體書法爲主題，集中反映了劉洪友學習傳統書法的體會。他認爲，學習傳統就是應該“浸淫傳統”，不是以當下的心態和立場去揣摩歷史傳統，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傳統，深入滲透到傳統內部的精髓，真正感受傳統書法的魅力。他的個人方式是強調“摹”，要求在對傳統整體把握的基礎上臨寫。與此同時，他更強調個人對中國傳統書法獨具特色的闡釋和理解，在此基礎上推陳出新，融會貫通，形成個人風格。有評論家認爲，“這些作品，真實地展現了一個當代書家循序漸進的學習過程，是最終走向個人風格的生動案例。”

第二部分以條屏或組合形式的創作爲特色，體現劉洪友在楷書、篆書、行書、草書上的繼承與創新。作爲中國書法的不同書體，真草隸篆既有時代上的共性，也有個體演化的內部邏輯。深諳傳統理論的劉洪友，并不拘泥于書體創作上的涇渭分明，他的個人創作不僅可以體現爲真草篆隸各體書法上的齊頭並進，還展現了利用不同書體來強化自我創作的特色。譬如他的小楷作品，他大量書寫小楷

《心經》，全篇精神凝聚，結體嚴謹，字字珠璣，一氣呵成。他的小楷特點明顯，又有自我創作的風格。劉洪友還嘗試以傳統的屏風和條屏的形式來書寫大幅作品，這樣既很好地解決了展示的問題，又能形成極大的視覺衝擊力，可以獲得創作的整體性和展覽面貌上的統一，給人耳目一新的愉悅感。

第三部分以“不忘初心”的大條幅創作爲主題，突出了劉洪友自由奔放的個人風格。如果說小楷作品反映的是他創作中的精微，那麼《不忘初心》則是大氣磅礴式的豪邁。在構思中國美術館展覽的過程中，劉洪友一直想創制一件巨幅作品，一者以此來表達對祖國的拳拳赤子之情，二者是將其視爲對自我的挑戰，是自己務必完成的使命。選擇“不忘初心”四個字來創作，是因爲字型巨大，寫好它非常不易。劉洪友汲取了日本書法大幅作品創制的經驗，積極彰顯自我性格中自然、奔放之氣質，繼而落實到作品中的收放自如和大開大合。這件巨幅作品與地面繩索、岩石、樹木、落葉等相互輝映，構成了別具一格的書法作品。這是一種創新性的探索，是一種全新的創意和嘗

試，使作品具有了更多的現代感和時尚感。

第四部分以“日常書寫”爲主題，反映了劉洪友創作的多樣性以及機智、靈活、隨性的個人特質。日常書寫其實是書法書寫的重要特質，但是這種特質隨着時代的更替、生活方式的變化而日益稀缺。劉洪友一直思考着如何讓書法重新介入生活、介入日常。因此，他不僅重視書法的普及，還身體力行地將書寫和日常生活結合，將此作爲自己書法創作的主流。譬如，劉洪友不拘泥于傳統的紙張介質，在相紙上，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形形色色的生活用品上進行創作。他似乎在告訴我們，“無處不書法，無處不能書法”。也正是在這樣的理念引領下，書法重新接近生活，回歸到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而我們的生活也因爲書法的回歸而完美起來。

在繼承的基礎上，劉洪友也要求吸收時代新元素。20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文化、審美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書法的實用性減弱了，獨立的審美價值更加彰顯，書法成爲與繪畫、雕塑甚至觀念藝術等并駕齊驅的藝術形式。劉洪友

能够感知現代的節律，從現代視覺經驗中汲取源頭活水，向西方現代藝術借鑒時代性，最大限度地發揮書法藝術的表現力，求得傳統文化精神與當代視覺經驗的積極結合。

中國藝術研究院篆刻創作院院長、西泠印社副社長韓天衡撰文道：“劉君洪友，十餘年前問道于盲，入餘門下，其時他已經是享譽東瀛之書家和書法教育家，爲日本書界培養了數千名書家和書法教師，將中國傳統書法引入東瀛，有當代楊守敬之說。曾親編成出版的《中國名碑名帖選》13卷及《溫故》月刊240期，在日本書法界產生良好之影響。因其之貢獻，去年在日華圈中首次獲得日本外交大臣獎，由此出任全日本華僑華人聯合會會長。以筆會友，以藝結緣，不忘初心，立足中華，在當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平添一段佳話。”

全國政協委員、中友國際藝術交流院院長言恭達先生撰文：

“洪友道契，睿智篤實，心神高邁。成長于六朝古都，揚波于東瀛扶桑。

“今日展事，一任君胸臆豪情，更見其筆底波瀾。信夫，橫空舒大翼，舉筆唱和聲！”（接上一期）

南京·東京(十七)

(接上一期)

像兒玉一樣跟隨劉洪友終身學習書法的人還有很多，吉田珍子就是其中一位，她自1992年起跟着劉洪友學了二十五年，直至去世。她的丈夫吉田民尚也因太太學書法而與劉洪友相識。

吉田民尚是當今日本最頂級

的職業油畫家，尤其擅長懸崖和大海的主題。汹涌澎湃的大海卷起千重巨浪，日復一日地撞擊着高聳莊嚴的懸崖，發出撼動人心的聲響。這是一首大自然吟唱了數萬年的絕唱。吉田民尚能在浪濤撞擊懸崖的絕唱中找到靈感，并將這一動一靜的兩種大自然意象巧妙地凝結在畫布上，或者說，是將懸崖和大海的瞬間風采凝固在畫布

上，讓它變爲永恒。

吉田民尚是位嚴謹而又扎實深入生活的藝術家，他經常去日本東北部與北海道采風。

對藝術的執着追求，讓吉田民尚成爲日本乃至世界級的繪畫大師。2002年，劉洪友聘他爲日中文化交流促進會副理事長，并爲他在中國北京、上海、西安三地舉行了個人畫展。在他的畫中，人們能讀

出他與險峻自然的對話，在中國引起巨大的轟動。

有一天，吉田民尚把劉洪友請到家中，說要送他一幅首相官邸的畫。劉洪友一看，這是一幅他的“海與懸崖”主題畫中的上乘之作。

原來，這幅畫是掛在日本前首相小淵惠三辦公室的。吉田民尚拿出一張小淵惠三站在畫前的照片，上面還蓋有官房長官的印。這

幅畫太珍貴了，劉洪友不敢要，推辭道：“你這張畫是稀世珍品，留着傳給子孫家人。我不能接受。”

吉田民尚看劉洪友不接受，有點急眼，說：“這幅畫祇有放在劉老師家裏，才能真正體現它的價值。”

劉洪友再三推辭却推辭不掉，祇好拿着，把它作爲與日本藝術家吉田民尚的友誼見證，珍藏起來。